

中国西部文学论丛

青海人民出版社

高地上的寓言

周政保 著

中国西部文学论丛

周政保 著

言 的 地 言

青海人民出版社

刷

1

00

《中国西部文学论丛》

高地上的寓言

周政保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10.625 插页：5 字数：169千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ISBN 7-225-00521-9/ I · 70 定价：5.00元

总 序

西部文学的倡导，大约是80年代最初几年的事。它的自觉生长，恰巧与新时期的文学发展同步，或者说，80年代以来的西部文学——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或散文的醒悟与被唤起新的活力，决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学现象：它不可能离开中国文学的大环境而独成气候。

何谓“中国西部文学”？一种新鲜但还不够清晰的概括演化为一门学问，引出了纷纷扬扬的一串串争鸣：或以题材划分，或以地域界定，或以文化色彩理解……毫无疑问，这种争鸣本身也就丰富与完善了概念的内涵及外延。争鸣可以体现分歧，但也可能传达某种一致性，譬如说，西部文学是对于西部精神或西部文化精神的发现、弘扬、批判……不过，认同的过程又是一个分歧的过程。西部文学的倡导与发展就是如此。然而，争鸣之于文学的自觉或进步，其重要性并不在于观点的分歧或认同的某种一致性，而是在于争鸣过程本身，特别是经由这种过程而获得的充满了创造性的发现或理解。争鸣意味着观点的互相撞击，以及审美思维的互相刺激与互相活跃，同时也意味着新的理性世界或新的

感性世界的不断诞生。

文学界对于西部精神或西部文化精神的讨论，也同样是由来已久，且仍然处于众说纷纭的景况。但不管西部精神或西部文化精神是什么，也不管它拥有多大的范围或多深的历史积淀，它的存在却是一种可以感受到的事实。而且可以肯定，这种精神不会因为它自身的源远流长而拒绝当代意识的渗入。西部精神或西部文化精神是一种被汇合的精神，而不是一种单一的精神：它富有立体的色彩，因而也就存在着正面、负面或侧面；西部文学也因了西部精神或西部文化精神的这种汇合特点，而滋生了自身的发现、认同、弘扬、批判的审美可能性。

这种丰富性与多样性直接影响了西部文学方式的丰富性与多样化：在小说、诗、散文等各种文体领域，我们很难发现某一种文学方式绝对地统治着作家或诗人的艺术发挥。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方式仅仅是一种精神传达的顺应——这很容易从西部文学世界中获得印证。这种千姿百态的景象，既体现了西部文学的现实，也表达了西部文学的前途：它不可能以线性的方式向前发展。固然，这是一种意味无穷的文学趋势。因而在当今中国的众多“文学圈”（如岭南文学、特区文学、冻土文学等）的研究中，西部文学的引人注目是无可比拟的。

不言而喻，《中国西部文学论丛》的出版就是一个例证。

很长时间以来，博览而纵论中国文学、特别是

追踪性的当代文学的评著文字，早已形成了一种气势磅礴的潮流，但真正严谨可靠且又富有高屋建瓴风范的力作并不多见。于是，与其做模糊勉强空洞的文章，还不如把目光凝聚在一个相对微观而又具备实证色彩的文学领域，以便把文章做得深入具体清晰一些。“下笔千言，倚马立就”的论述，虽不乏潇洒漂亮的风采，但就一种活生生的文学现象而吐露自己的真知灼见，却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或仅仅体现风采的偶僥之举。虽说西部文学是中国文学格局中的“微观”现象，但它之于作家作品又是“宏观”现象——作为研究领域，它所拥有的理论批评难度，是很容易想象的。

研究西部文学自然应该具备自己的参照背景——这背景不是别的，就是中国的文学与世界的文学；或者说，每一个研究者的对象不能不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因而作为研究的理论抽象的果实，也不可能仅仅属于西部文学：它们应该是整个文学世界的精神财富。这种文学理论批评的品性，我们在《中国西部文学论丛》的每一本著作中都是可以感受到的。

西部世界虽则荒僻落后、闭塞（作为一个侧面），但西部文学的审美精神（其中包括文学理论批评精神），却不一定是这般模样。这也合乎马克思所述的关于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关系的论断。如果说，一部专著仅仅复述了已经发生的文学现象，而缺乏某种富有个性的洞观与发现，更无审

美理论领域的抽象与发挥，那这部专著的“价值”，也就可能受损。《中国西部文学论丛》所追求的的就是这种选择——但只要意识到了这种选择的重要性，那“精神生产”的面貌就可能获得改观，因为只有萌生了理想，才会出现令人满意的实践。

《中国西部文学论丛》的著作，都是热心于西部文学研究的评论家的产品，但相同的目标与相同的热忱，并不一定导致观点或看法的一致。分歧的痕迹，大约是很容易从这些著作的隙缝里找到的。不过，这很正常，也很健康。倘若这些著作显示出了某种一致性——相差无几的语言、相差无几的思路、相差无几的综合、相差无几的结论，那倒是一种病态的表现了。不同观点的坦诚交流，是文学研究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这套论丛的出版，是评论家与青海人民出版社亲密合作的结果。青海人民出版社地处西部腹地，但出版社的编辑家们却显示了令人钦佩的胆识与远见，也显示了“西部人”的默默无闻的务实精神。毫无疑问，《中国西部文学论丛》将吸引更多的文学理论批评的睿智目光。

《中国西部文学论丛》编委会

1991、5、

西部小说：西部乡土小说的集合(自序)

生命总是诞生于乡土，小说艺术的生命也是如此。西部小说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由各式各样的诞生于各自乡土的小说集合而成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西部小说也是乡土小说，而倡导乡土小说，自有其特别的审美价值。

我们经常强调中国小说的民族特色，以致于声称越是民族性的文学也就越具备世界性。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倒是很可靠的，但其中忽略了：在中国这片幅员辽阔、民族纷杂的土地上，民族特色并不是一种划一的社会文化形态——它是由众多的具体而生动的民族特色组合而成的。毫无疑问，小说艺术所特别注重的，是总体特色中的具体特色，即“特色中的特色”，而西部小说、以及集成西部小说的各种富有自身地域文化色彩的小说，也就体现了小说创造过程中的这一艺术规律性。

“乡土”这一概念之于乡土小说的创造，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尤其是艺术实践的意义。我们不断倡导“深入生活”，但深入生活总是以两种方式实现的：一是“面”，即那种全面的生活感受，那种囊括了自己的生活环境的总体性把握，其中弥漫着

来自各个领域与各个方面的补充与印证，譬如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认识；另一是“点”，“点”就是生活基地，就是那块属于你的“乡土”。“点”与“面”都是不可缺少的，但两者相比，“点”之于作家也许更重要一些。因为你的根在那里，于是那里给你提供了无尽的体验及灵感，提供了一种实在的感触，也提供了一种逐步彻悟生存世界的来源。

一位美国批评家说：“一个人要是想概括整个大陆，想包罗万象，他便一无所有。……只有空间、运动、广袤千里是不会产生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的。”而一位美国画家则说：“我对一样东西越是了解就越容易把它画好。并不是因为我越有所了解，新的发现就逐渐减少，而是新的可能性不断涌现……你对它同某个背景的关系越有把握，它就越具有原型意义，可以进一步发挥创造。你越把握住地区特色就越接近整个宇宙。”

我们之所以张扬西部小说的可能性，目的无非是为了谋求一种独特而博大的小说风范。但辽阔的西部世界不可能导致艺术品格的狭隘统一性——而西部小说也是乡土小说，即是各式各样的西部乡土小说的集合的思路，则可能把西部小说引向一个丰富的色彩纷呈的拥有特别品格的艺术世界。

我们不指望别的，只指望西部作家出色地创造出各自的乡土小说，并以此而擦亮“中国西部小说”这一难以阐释的词组。

对于作家来说，西部的某一片土地——无论是

他的“第一乡土”，还是他的“第二乡土”，都可以成为他的真正的生活基地。我们应该珍惜乡土所可能给予我们的恩赐。就如威廉·福克纳所说：“我的像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本土是值得好好描写的，而且即使写一辈子，我也写不尽那里的人与事。”

这是一个小说家获得成功的奥秘。

现代乡土小说最显著的审美特点是：作品所传达的思情富有二元性，即一方面对于生养或哺育自己的乡土的深情眷恋及刻骨铭心的热爱，另一方面则是对乡土的忧患与感叹。这是一种难以言传的复杂思情，而这种思情在已经产生的西部小说的审美结构中异常普遍地存在着。不难理解，这种处于二元状态的复杂思情所可能拥有的精神启示价值，将是无可估量的。其实，人类之于自身的生存状态的感悟与理解，何尝不是处在这种矛盾重重的二元定势之中？何尝不是深深地被热爱与批判、眷恋与忧患的复杂思情纠缠着？因此，把西部小说当作西部乡土小说来创造的审美思路，将是西部小说获得繁荣的一种切合实际的选择。

西部作家们早就腻烦了那种空洞鼓噪西部特色的论调，因为这种不得要领的泛泛之谈所导致的，只可能是某种幻想或猜测中的东西，就如某些对于复杂的西部文化情状缺乏真正研究的论者大谈西部文化氛围或文化精神那样。真实的判断是：要从整体上全面而又深刻地理解与把握西部的过去或现在，将是极其困难的，但把真正属于自己的那片有限的

土地作一番刻苦的感悟，并从中截获某些新的理解与新的发现，这是极其可能的设想。何况，你的那片土地（或乡土）虽然有限，但它无论如何是西部世界的一部分：它不仅体现西部，而且与人类的整体存在景况息息相通。

研究福克纳的美国批评家斯通贝克说过：“归根结底，能听见宇宙歌唱的地方是你从时间、地点、家庭、历史等方面都已经扎根或决定扎根的某一条街、某一社区。”而福克纳就是在他的约克纳帕塔法感受到了人类的某些精神声息的……福克纳是一个现代主义气息浓重的小说家，但他又是一个长期注视着自己的生活基地的南方乡土作家。作为小说创造的一种启示，我们是可以意识到西部小说或西部乡土小说的某些潜在可能性的。

如果每一个西部作家都成为独树一帜的西部乡土作家，那西部小说世界的情状也就气势不凡了。对此，西部小说作家应该凝神而思，静心而虑。诚然，我们一如既往地充满信心，但这种信心只与坚韧和智慧有缘：它与浮躁和投机取巧是格格不入的。可以相信，严峻的西部生活塑造了、并将继续塑造我们的气质，而我们的气质又将塑造西部小说的品格。只要我们忠实于这片辽阔的土地，潜心于自己的生活基地，从“点”到“面”，从“面”到“点”，真正踏入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的莽林，并在充满痛苦、烦恼、困惑的磨砺中冶炼自己的感悟能力，那由各式各样的西部乡土文学集合而成的西部小说世

界，必将以自己的语言传达出时代的精神与情感，传达出人的生存命运的前景、传达出人类的声音、宇宙的声音……

西部小说将会像西部的群山那样，奔涌着出现在中国的地平线上，而且因西部关注世界而世界也将把目光投向西部。

目 录

总序	《论丛》编委会	1
三部小说：西部乡土小说的集合（自序）		1
引言 I 中国西部小说与小说		1
引言 II 小说批评的宗旨及出路		7
1 文学（或小说）的“存在理由”		16
2 西部文学传统与西部小说创造		34
3 文学发展的“不平衡关系”		53
4 题材选择与“题材价值论”		69
5 文学·文化·中国西部小说（A）		82
6 文学·文化·中国西部小说（B）		96
7 文学·文化·中国西部小说（C）		112
8 现实主义审美精神与西部高地		130
9 底层劳动者意识与小说境界		142
10 西部小说与“写忧而造艺”		156
11 小说：西部的？中国的？世界的？		169
12 “故事”与作家的寓意跨越观念		185

13	寓言方式与西部小说的寓言化倾向·····	201
14	象征艺术与小说中的“诗”·····	214
15	是刻画“西部人”还是创造艺术?·····	230
16	现实与设想:新的“乡土小说”·····	251
17	人与自然——永远的母题·····	264
18	小说作家洞观世界的眼光·····	281
19	传统智慧与现代小说艺术·····	293
20	小说作家的素质问题·····	302
	附录:本书涉及作品索引·····	317
	后记·····	321

引言 I 中国西部小说与小说

到了90年代的今天，我们再来谈论中国西部小说——是否有点儿时过境迁？或有点儿落伍的意味？我想是不会的。而且在我看来，只有到了现时，或者说是西部小说获得了一定的长进之后的如今，再来探讨西部小说的审美创造，并对这方面的发展情状进行某种适当的理论综合，也许才可能是一种相应的契机。因为凡事总有一个过程，而一切内在规律性及其必然的因果关系，大都隐藏于这种具体而又微妙的发展过程之中。文学界之于中国西部小说的感悟与理解，也不能不是如此。

大约是在80年代初，新疆的诗界因古代的“边塞诗”而亮出了“新边塞诗”的旗帜，不久又扩大为“中国西部诗”，并就“中国西部诗”的品格与特色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讨论。这样，“中国西部诗”也就成了中国诗坛的很重要的一隅。我之所以要回顾这一段西部诗的历史，那是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所谓“中国西部小说”的说法，正是源自那些由诗的

省悟所牵动的黄金岁月。或者说，那种西部小说创作的朦胧热忱的出现，是与“新边塞诗”、“西部诗”的积极张扬分不开的。时至今日而足可以认为，倡导西部小说并终于成为一种文学气候，它标志了中国这块布满黄色褐色白色光斑的高地上的文学觉醒。特别是，西部小说觉醒时刻所具备的那种与诗的内在或外在的联系，其本身就孕育着一种伟大寓言的诞生。尽管诗就是诗，小说就是小说，但小说之于诗的兼容或隐含，却既是一种传统又是一种现代潮流。

诚然，无论是诗还是小说，都不是讨论的果实，但讨论所形成的气候却可以影响果实的生长，其间的关键是：我们将讨论一些什么？

自倡导西部小说以来，我们曾一度误入那种令人厌烦的探讨与论争，譬如说，西部是什么？什么是中国西部小说？等等。我想，现今的小说界或小说评论界不再会去摆弄这些遥远而无际的问题了。概念毕竟是概念，而概念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也仅仅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归根结底依然是人为区分的结果。概念只是一种现象，就如什么是小说一样，只有当我们面对一部实实在在的小说（短篇、中篇或长篇）的时候，并经由阅读才可能判断它是一部怎样的小说。不过，我也不想否认“中国西部小说”

这一概念的游移色彩与不确定性，但有一点也许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小说家或批评家之于西部小说的判断或确定，其间的差别也不可能相距到南辕北辙的地步。实际上，认同的差别是一种文学界的普遍现象：它不仅仅存在于西部小说世界。

西部小说是小说，这是西部小说世界应该永远坚持的一种思维逻辑，或一种审美观念。倘若要说到“中国西部小说”的界定，这就是。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寻找到比这更可靠更富有覆盖面的界定么？譬如说，题材的界定，地域文化色彩的界定，人物塑造倾向的界定，整体描写品格的界定，美学表现范畴的界定，等等，毫无疑问，这些界定都可能导向顾此失彼或以偏概全的泥淖。在西部诗或西部小说的创作热情刚刚兴起的时候，我们曾经片面地寻找过西部的豪放、粗犷、强悍、野性之类，但最终的结果又怎样呢？这倒不是这些小说的生编硬造或无的放矢，而是在于这些小说的作者忘却了西部小说的最起码的界定：那就是“西部小说是小说”。或者说是忘却了我们寻找豪放、粗犷、强悍、野性之类的形象或体验的目标是什么。

不难想象——

西部是一块世界性的高地，而地球仪上的颜色也足以说明这块地球的凸现部分的严酷与广袤。这